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九

碑類

擬嚴子陵祠堂碑

嚴之七里灘有嚴先生祠堂始構者高平范公公之後屢葺屢圮我　朝維持俗化載在祀典凡不葺者有年矣郡守某懼無以竭虔妥靈請繕之且言麗牲之碑不可無述詔許之以命臣某嗚呼節義者君子之大閑也風俗者國家之元氣也故世有節義之士人主能從而崇重之則天下知所觀感興起風聲俗化推延之遂及其積之既久則名教所在如川之[illegible]

如遏亂墉雖匹夫匹婦知守死而不移即郁亂臣賊子將逡巡畏抑而不敢蔑節義之可重固如此東漢之興得先生一人焉豈非幸哉蓋兩京自孝宣以來正人既斥諛佞成風至於哀平弊也極矣故莽奸得遂公盜神物罔有報色其時吏民上書頌德蟻附蠅集雖號爲大儒者亦與其言獻諛自取投閣之辱而清名之士往往屈受僞官不以爲耻獨先生養高晦迹汙命不至其門所以自立何如也及光武之興鱗萃翼附爭欲效尺寸以垂名竹帛者何限而先生其人也方且變姓名隱身不出及帝思其賢三聘

馬公不從遂忤瑾令公致仕公曰是吾志也翻然歸吳江杜門謝事惟日課子孫讀書奴婢耕織暇則與里自樂里之後生考德問業及郡邑大夫從而諮政者公酬應無倦縉紳道于其境必求公之廬而禮焉辛未公之子山以刑部主事遭恩例進封公資政大夫公益自感激每貽書戒子以竭忠圖報為務今上入正大統又進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家居十五年廟堂之憂無日不往來於懷遇賀萬壽必夙興恐後吳中族寖盛公懼其久而漸疎如塗之人也作譜以明其宗嘉靖甲申得末疾繼聞仲子巖之訃遂

齋稿閣事乙酉二月十有九日遘焉而逝距其生正統戊辰正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八公爲人和而不移莊而亦倨始仕即以立齋自號故其所立卓然有可觀者然行之以恕輒因人而體其心不徒取快於一已也評者謂公庶幾能與人爲善公之去湯屬吏有以金遺公之奴者奴却之君子又知公之道行于家而其教孚于天下也公初配邑城王氏贈夫人繼以夏忠靖公之孫女贈淑人又繼以邑之丘氏封夫人子男四長即山今爲浙江布政司左參政次巖與山同登戊辰進士官亦如之先公卒次嵩以蔭補國子

君充遂其高萬乘雖尊輕如鴻毛手撫其腹腹乘其足以崇雅望以風衰俗代多介士守義以終國衰不絕伊誰之功雲臺諸將上應列宿徒爲誇詡其迹已朽隱隱客星懸象著明巖巖釣石屹峙不傾七里之瀨遺迹所止肪于高平搆屋以祀匪榮先生維教之崇廢幾有感以立厥躬於我有國載諸祀典守侯承之屢用不厭莫此新宮守侯圖之天子有詔詩以銘之

桂氏義僕碑

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叛卒戕將領及其巡撫憲臣

知罪不可赦脅親藩爲之請詔貸死疏一日三四至
變且不測　上命都督桂侯勇爲元帥以鈇鉞往鎮
之衆方洶洶視鎮城如虎穴以入爲難都督旣佩印
礪兵秣馬率妻孥治行無幾微憂懼之懷顧獨念乎
居未嘗畜死士置之帳下緩急無可爲腹心者步于
庭而嘆者屢焉其童曰全勝曰彪曰錦曰麒曰俊者
奮而前曰國之臣家之僕分雖殊而心一也主翁爲
天子元帥能忠於國而弗愛其身僕輩乃不能忠於
家而忍負其主乎况犬馬受豢養之恩猶知報焉僕
輩肯犬馬之不如耶都督聞其言而壯之遂與偕行

既至鎮叛者疑未釋訛言王師且來屠城相煽以亂事聞下廷臣議議必剪首惡以除禍本得其主名君子遣文武大臣率禁旅及隣鎮兵几數千將臨城取之然宗室懿親數十百居民之無罪者數十萬皆雜處城中崑崗之火蓋有不容以輕縱者主兵者約都督以計擒之全勝輩用其主命協力取郭鑑等十一人尸於幕府逆黨股栗城中爲之少定初議首惡既得即班師主兵者未之思也又傳檄將有事於鎮城叛者復疑復亂鑑之父苞子扶其徒徐氊兒五十餘輩大都督之門索都督欲非心焉全勝持弓矢捍禦

首犯其鋒彪錦麒俊相繼殊死鬬悉爲所害至裂其肢體懸庭樹慘不可言曰驢兒回子喜孫者全勝與彪之子也皆見殺如其父慘逆黨憤火洩都督乃幸得全蓋一時之大變也然自鑑等既誅向焉未正之法於是始正武夫悍卒亦知從逆之禍卒不可免而有革心效順之機後月餘城中人相率縛疤子華獻于官無一脫者而邊城晏然以靖謂非全勝華伏節死義者爲之倡有以感其心而作其氣耶當全勝遇害惜都督之妻田夫人及側室王氏皆被創絶 上憫之亟召還京陞其秩進舊階一等傷者皆厚加優

恤死事録其孤兒全勝與彪蓋已無噍類矣都督則然恐無以慰其忠䰟謀伐石即死所鑴其名爲不朽計屢詣予請曰全勝彪鋼麒皆非勇族特因其孤奮而子之遂承勇姓而命之名俟則大同前衛千戸李英之弟於勇不過姻婭之好耳今皆捐生赴難如子之於父此勇所以哀之而欲著其志節於來世也又曰郎之戰公叔禺人耻士弗能死與其童汪踦死焉孔子謂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許其勿殤又特傳其事載之簡冊千載而下知踦名以有春秋之筆也公肯徵全勝輩而靳于辭乎予惟死者人所甚惡即士

君子猶必致審於熊魚之辨然能舍生而取義况求之厮養可易得乎全勝之輩感主之恩效臣之節不避艱險視死如歸可謂明於大義而無愧於士君子之流矣夫一世為短百世為長故苟知死義之為榮而苟生之為辱則有可以得生而不用可以避患而不為者都督為予言全勝輩死時其年皆未三十自世俗論之若以為短折矣然其身雖死而生氣凛凛後千載蓋猶不死其名之壽何如哉視彼偷生而苟免者其為榮何如哉嗚呼讀是碑者其將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勵也夫

碑銘類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正木齋謝公神
道碑銘

孝宗敬皇帝臨御十有八年敬天法祖任賢使能中
國乂安四海賓服其繼體守成治化之美上媲
聖祖駕軼帝王一時輔臣則有若太師晦庵劉文靖
公西涯李文正公太傅木齋謝文正公至與 孝廟
相終始明良相値於斯為盛 孝廟上賓預受 顧
命逮事 武宗功成身退卒歸于正若夫里居二十

餘年再蒙　召用遐壽令終子孫振振克紹世美若
木齋公者又二公所不逮也嗚呼休哉公且卒謂其
子中書舍人正太常少卿兼侍讀丕曰神道之碑必
屬費君蓋館閣舊人惟費君尚在其知予之詳亦莫
費君若也二君遵公治命遣其曾孫敏行持公門人
倪君本端所為狀造予廬而請焉予素辱公愛誠如
公言誼不忍辭按狀謝氏之先出河南陽夏太傅文
靖公安顯于東晋遂寓會稽後徙台之臨海而少傅
丞相惠正公深甫又顯于南宋其行長二處士者則
自臨海徙餘姚之始祖也五傳而至見賢見賢生原

廣原廣生瑩號直菴仕終福建布政司都事瑩生恩號簡菴則公之高曾祖考也自原廣而下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嚴氏祖妣余氏妣鄒氏俱累贈一品夫人正統己巳十二月二十八日甫遷新居而公生直菴公因以爲公名後字之曰于喬學者稱爲木齋先生直菴在閩治盜多開釋無辜人謂其必有後及公生而聰悲異常年數歲屬對即有奇句且志趣不凡皆以遠大期之且曰他日名位視晉太傅宋少傅蓋不多讓況當天下全盛之時其勳烈之隆殆將過之也成化

甲午鄉試為第一人乙未會試為第三人 廷試為
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脩譔奉 詔入館進學勤而
且謙為諸元老所重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
公為文以賀峻拒之衆遂知公正直不可妄干矣辛
丑同考禮部一甲三人其二皆公所取士也人咸服
其精鑑焉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
同考禮部 孝宗皇帝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公
乙巳充 經筵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
經筵奉 敕為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內侍郭鏞

以戶公均六府之役其輕重盈縮一視貲之高下里
書奸莫能售民皆便之弘治癸丑擢湖廣道監察御
史奉命按山西復按宣大所在白別賢否裁抑貴勢
風采凛然陳邊務數事皆為 上所嘉納又奉命至
遼東覈實邊儲諸宿蠹剔抉殆盡兵出宣大受紀功
之命人不敢請寄冒賞尤以為難比還陞淮安知府
以父憂歸服除改知鳳陽不兩歲積備賑之米至萬
餘石正德丁卯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時逆瑾竊政欲
去大阿己忤忤假他事羅織為罪而討米以困之公
所罰[illegible]一[illegible]千餘石然竟不肯少挫以阿瑾意庚午陞按

察使尋陞布政司右布政皆有政聲辛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畿甸賊流入界內公遣官分禦多所斬獲嘗荷敕獎勵且有金帛之賜明年賊勢益熾至命近臣統諸將以邊兵勦之師久無功言者請罪一二重臣以示警公與保定巡撫蕭公翀乃俱就逮繫獄句歲賊平始得釋以舊職謝病家居公處之恬然未嘗少有尤怨甲戌復起公巡撫寧夏至則築垣塹蓄芻粮凡邊之備罔有不飭嘗禦虜於花馬池斬馘若干虜遁挫衄而遁又禦之於紅兒山五日以事聞獎賚有加丁亥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己卯

陞北京户部右侍郎以毋憂歸服除以舊官總督大
參領漕運數事皆利病所當興革者未幾轉左復部
事乃南遷尋復有中臺之擢其卒爲十月十二日距
生天順甲申年六月七日春秋六十有一配于氏克
修閨範封恭人子男一即倆也女二長適縣學生房
大有次適國子生劉永阜其葬爲某年某月某日祔
城西祖塋之次公資稟篤實容觀簡重孝友爲鄉邦
所稱有時鮮必薦然後入口徐淑人既老失明公左
右扶掖未嘗少離兄弟七人家居時日常聚食遇親
友恩禮曲至口未嘗及人過失有犯亦不與較居官

清慎嚴取與夙夜奉公嘗曰食一日之祿則當修一日之職否則太倉之鼠雀矣於心安乎蓋邊爲河間望族相傳漢有司馬者其大冢至今猶存入國朝則戶部登甲科爲郎吏其心存甚厚號稱長者而位不稱德故其子孫多彬彬以文學起家而公遂至九卿之長以功名終可謂盛矣　銘曰邊之在瀛最久而著績難而從肇迹以武戶部繼之遂顯于文厚施未食委祉後昆繼少司寇存升臺省至公益大爲卿之正公推東郡早以能稱臺察之擢大振厥聲乃牧乃監乃撫齊魯才以事見惠施斯溥盜不猝得欲濟以

只預慮軍興或乏欲加南方折銀每石三之二公曰
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銀以寬之今若再加民
不堪命矣盍節用以紓之乎虜騎尋遁國用不乏其
事遂寢時　視朝稍晏諸司章奏或有不報者兼以
工役頗繁公累言之皆見　采納且有玉帶蟒衣之
賜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武岡蠻寇平　賜俘奴一人甲子以災異乞避
位不允　孝肅太后崩禮官預擬與　孝莊太后並
祔　太廟公請　命集衆議以正典禮尋別立奉慈
殿祀之時承平既久政漸寬弛而近習怙侈尤甚有

辭玄者春使武當山欲載激湖揚清便宜行事等語干　勅中遼東守將張天挺長殺冒賞近倖欲出庇之公皆執不可觸　聖怒不卹也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裁革內臣多作姦害賂民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本兵虛名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　召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科條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公之請也公知　上圖治甚切委任甚隆思盡革諸弊以爾攸化若軍匠之曠缺戶口之虛耗以及屯田鹽法馬政等事將漸次修舉以復舊制[illegible]會軍畢爲矣晏

權雁我實罪秩弗我讎既仆而興往殿西鄙均佚而
還國庾是孳秋鄉南遷爲府北旋惟
聖天子簡用才賢弗究以殂知者所惜我揚其休載
于茲石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致
仕贈太子少保吳公神道碑銘

公諱洪字禹疇姓吳氏居吳江之六子橋已十世矣
曾祖紹宗妣湯氏陳氏祖昂父璋俱以公貴贈中順
大夫太僕寺卿祖妣陸氏妣施氏俱贈淑人公少穎
拔年十二補縣學弟子員動必循禮書與同舍生奏

詔下屬司閱讀旁近富人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倨同舍生以貧故弗校公曰此非所謂嗟爾之食耶謝不往學官有過嚴者諸生至愬于御史欲逐之公曰師與父同可叛乎卒不署名於是識者已必公爲遠器矣年二十四舉成化辛卯應天鄉試又四年登乙未進士科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諸所聽斷都人無不函服而疑獄大司寇必屬之公公恒存欽恤囚病輙捐俸爲糜啖之丁未陞貴州按察司副使南都郎屬有此遷實自公始盖冢宰李公裕在南臺知公故也未幾以内外艱居喪五年癸丑服闋

世者有詩傳焉時己丑五月也 上大漸召亟御榻執
公等手諭之曰朕在位十八載所命相惟卿等數人
皆與朕相知朕今弗興弗悟其善輔 嗣君嗣君聰
明仁孝可勸之進學無忘朕今日之命也公等悲慟
而退 武廟登極敕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
纂修 孝廟實錄兼總裁官初開 經筵 賜冠帶
衣履蓋追念 先帝遺命付託之重待公等甚厚僨
近習蠱政漸不可長戶部尚書韓忠定公率百官伏
闕論之賴公等主張於內將寘諸犯于法會事預泄
遂不克公等皆不能安于位矣十月一再引疾乞休

遂 允之賜勑勑給驛月廩五石歲隷八名仍 賜金
幣襲衣公等既去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而太監劉瑾
擅權於內芳急于倖進憾公嘗舉王文恪吳文定二
公而不及巳瑾又以公等先嘗裁抑其黨及令廷論
之故尤切齒焉二人乃深相結納欲甘心於公因遣
偵卒四出伺察公事竟無所得會鄉人有以賢良應
薦者瑾謂遣 詔格以為公咎與劉公俱褫職又矯
旨令公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且欲
追奪公 誥勑會瑾敗而止公之去係地臺諫交章
奏留皆累繫詔獄備遭慘毒至死不悔亦可見天雖

改廣東巡視海道海濱素稱刼穴或攝鹺政則亦[illegible]
私其羨利而商以遲留及受颶風之患者至茲秋毫
無犯弊革且鹽越人歌之御史王公哲欲葺諸公署
而費用無從出籌之公公曰鹽司有舊引若干舊爲
權豪所專不及于商今請以給商可得錢數十萬其
事濟矣如其言而費遂給中官守兩廣者令四驛各
以一舟聽役舟敝又令輸金已而內徵之民益不堪
御史汪公宗器將葺之且欲追所得之金公曰往者
不可追追之已甚况未必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
吾民足矣如其言而中官帖然有叔姪同行異宿其

叔宿樹下爲漁人所殺投池中姪意其宿于別館也
訟館人及池旁居者數家械繫且死衆莫能辯公以
計廉得其情乃以漁人償死盡破械脫諸冤者人以
爲神官軍濫殺邀賞諸死者之家以冤聞遣廷臣按
驗公與爲悉心推訪盡正濫殺者之罪尤尚儒術所
至進諸生試之凡經公賞識多中高第己未陞福建
按察司按察使瀕行有閩帥以犀珠走間道爲餽公
謝之帥曰公去矣其無所干且人無知者何損公名
公曰若意善矣然非知我者也卒不受閩俗囂訟公
聽之必以其情民率悅服明年建寧延平大水民有

人心不容泯滅矣公既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
公曰天佑 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
處之裕如日與客園遊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
者歲嘗大饑出粟以賙貧乏族黨鄉閭賴之祠堂成
每旦必具衣冠率子孫焚香恭謁忌辰必茹素祭物
豐潔其儀一遵文公家禮俾世守焉庚午瑾誅 詔
復職致仕乙巳 今上登極臺諫連疏薦公遣行人
齎 勅存問復官廩與隸如舊而增其數焉武選君
起為纂議編修復任 公遣正入謝 溫旨褒答偕
為中書舍人時徐夫人卒正乞終制仍 賜祭葬如

例癸未復命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

齎 勑起公于家且 命鎮巡藩臬敦請上道十月

抵京 勑進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初以兼病將

乞休曾具疏舉公自代宏去而邃菴楊公又以公薦

意若虛元佐以遜公者天下皆相慶公復入而賢邃

菴之能讓及公至京而邃菴以官視公為尊不肯處

公之下乃竟遂初志輿論頗少邃菴然公盛德不與

之較也公在舟中嘗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為本

及入 朝值變衰年且難狗時力求生還遂不果上

上之待公甚隆嘗以天寒免 朝參以除夕

輒命製諸詞以郊祀　賜錦織大帶以疾在告遣太
醫視藥餌遣中官　賜酒米少間則遣鴻臚卿趣出
視事而公竟以疾辭　上察公誠懇特從所請諸凡
恩澤視前加厚焉中書奉　旨護送以歸少卿亦欲
請行公曰汝方侍日講豈可顧其私宜盡心職業勿
以我為念也公歸適生玄孫五世相見人以為難己
丑九月病頗亟寓書二子以不及見為恨會中書以
疾請告少卿亦侍母還相見甚懽疾遂愈又明年辛
卯二月十八日乃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傅謚文正遣官諭祭者九

遣工部主事羅餘慶治葬事葬以是歲冬十二月十有八日葬在杏山之麓與徐夫人合夫人出同邑澉塘巨族處士諱旻之女賢淑可範累受一品之封子男六長即中書老成博雅無忝世休考以翰墨供奉內閣次即少卿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累遷今官德望文學推重于時可以繼公相業爲公偉弟于五公後次豆次亘蔭補國子生爲公季弟方伯石屋公後次至次亞皆郡庠生女二長適提學副使馮公蘭之子汝才次適都御史宋公晃之子惟照孫男八女十曾孫一即敏行玄孫男一公 豐宇豐厚風神秀朗見者

知為壽俊元臣其忠誠端慤始終不渝所謂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如聖諭其學以明義理為先為文正大温厚不事雕琢可以垂之不朽者　內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長於為文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輔成盛治者端在是也宏在翰林待公最久凡此皆身親見之倏忽數十載矣赫赫如前日事感今思昔惟以泳嘆衰病侵尋樁殖荒落莫能闡公遺美姑敘述大都俾刻于石而繫以銘銘曰

[illegible]惟挺生翊我皇明至於　孝宗寔擇[illegible]

圖治孔惟厲精孰其輔之二三名卿公起南服魁杰
翹遴翊學青宮次屬　聖情遂膺簡擢俾我股肱
惟時篤棐竭其忠誠裁抑倖濫百度惟貞十有公案
顧命是承爰輔　嗣皇明勗疊乘成功弗居屢請告
寘官豎瀆經奇禍是攖大冬乃定既圉而東　余梟
絡繹大化一更乃遣　勑使存問于庭　恩數稠疊
類彼救寧安車載迎爲時保衡公弗時狥力辭寵榮
令德眉壽全節完名亦有哲嗣克紹芬馨如呂如范
叢與同升杏山之原歸[illegible]城[illegible]帝有邮恩賁于泉
門崇碑峩峩顯刻茲銘[illegible]不騫惟賢可徵後千百

生授南京光禄典籍調蕭山縣丞次崑學生女二長嫁副都御史徐源之子渠次嫁副都御史毛埕之子錫疇孫男十一人邦棟邦柱邦模邦楨邦本邦杰邦棐邦榮邦楷邦材邦　女八人公訃上聞詔禮部賜二祭工部爲營葬事復贈其官爲太子少保錫誥命以寵嘉之山卜以歲之閏十二月六日葬公于邑西梅里村虚字圩祖塋之次而屬同邑給事中沈君漢狀公之行來問予銘將刻之墓道焉予伯父少參公諱瑄與公同年進士蓋有世講之誼而予昔二禮部又同朝素辱公愛於銘安可辭　銘曰古有不朽在

於所立曰德功言各居其一惟大司空以立自期由
童而白其志弗移貧吾難侮師不可叛卓哉斯言蓋
方羈貫郎曹筮仕迄於爲卿性清惟慎耻利之征德
則多有其功可數歷廣歷閫威行恩布獄以情斷人
服其明事以權濟人服其能叙遷及我寧遠無近法
守在我寧忤無徇奉身而退其樂也全繼志以于祐
我者天高朗令終納恩既渥厝守之阡有碑嵩嵩叙
述終始吾銘是鐫公所自言百世其傳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

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忠定韓公神道碑銘

上有負正氣慷直道憤世嫉邪以身犯難嬰龍鱗捋虎尾不少顧恤雖阽危瀕死得奇禍於一時然高風大節天下仰之後世頌之視彼脂韋淟涊苟名厚身以苟目前之富貴者其品流區別也相十百况天定勝人剝終必復其名位福履分所當得者卒之若持券取償無一缺焉豈非所謂君子以得禍爲常而得禍爲不幸耶求之於今則公庶幾乎無媿於此矣當正德之初中官劉瑾等嬖於 武宗滋肆蠱惑潛移政柄公時爲户部尚書曰亂其始此矣爲人臣子忍坐視而無言耶率百寮伏闕流涕請誅瑾等 武宗

幾悟將以瑾等寘于理公同列有乘時規相位者與瑾等和應害其成瑾愈肆遂入中樞賞罰黜陟悉由巳出銜公入骨髓矯詔罷之給事中徐昂上疏救公瑾黜昂再錮公秩尋令以冠帶閒住其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黜爲民瑾怒未巳乃假公在部時計簿有遺失者以爲公罪遣官校械繫至京將煅煉殺之公在獄與司馬東山劉公倡和如平日瑾吹求既無所得乃矯詔勿擬公罪罰輸米千石又緣他事羅織而罰之者倍之自是家業蕩破幾無以爲忌憾五年瑾誅有詔復公舊職廷臣薦公百疏而瑾

[illegible]尚往卒不行　今天子嗣極憫公守正罹害賜勅
[illegible][illegible]特加公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勲柱國錫誥贈
其三世復蔭孫一人爲光祿署丞及公捐舘訃聞
上悼念不已再賜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忠定
仍遣官諭祭營葬嗚呼公以孤忠報　主其受奇禍
一時搢紳莫不爲公扼腕而彼惡直醜正之徒則或
傍觀竊哄以公爲不智其甚者忿公異己且從而下
石焉其亦可慨也已然貞松勁栢挺立於歲寒之後
完名盛福公卒兼而有之非公之所立無愧於天無
歉於　國家曷克以臻茲耶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

葬大錫溝之原士奇與其從子廷儒衰絰詣予欲一言銘公墓道予素荷公知安敢辭公諱文字貫道別號質菴姓韓氏其先世爲相人蓋魏公之裔也譜稱七世祖諱永值金兵之亂去相徙居山西之洪洞於是爲洪洞人曾大父諱昌祖諱淵父諱肅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祖妣張祖妣李妣吉贈皆一品夫人公將生吉夢紫衣人抱送文潞公與之因名業幼負奇質才思溢發既長從太史襄陽邢公遜之遊學益淵博領成化乙酉鄉薦登丙戌進士第初拜兵科給事中持節封韓府高平王

諸餽遺悉不受會左都御史王越總邊事徼功啓釁
率同官列其罪狀又論薦前冢宰李公秉司馬王公
竑可大用語涉宮禁 純皇帝震怒逮至文華殿考
掠幾死陝西紀功郎中張謹疏總兵等官殺降罔
上命公往覈之率以情之輕重具實還奏人服其公
乙未陞右給事中以直言爲當道所忌戊戌滿考始
陞湖廣右叅議提督大嶽大和宮分守荆南議者以
用非其地爲公負屈而公處之裕如動於其職分守
中官與其下皆嚴憚斂戢境內賴之又稽覈諸宮羨
銀易數劄度以爲荒備越三年用巡撫吳公克鹹薦

政理司事會九溪酋長白嘴鼻與隣境爭地相攻撫按屬公往視其爭遂息歷七年以右轉左聞者駭然未幾以外艱歸弘治戊申終喪赴部冢宰王端毅公知公久滯陞山東左參政濟南之俗乘旱輒聚衆發人墓而暴其尸謂之打墳公曰是甚於屍巫之暴矣亟下令禁之越二年庚戌用宗伯倪文毅公之薦超陞雲南左布政使先是土官襲代率夤恃賄與力輒相仇奪土吏潞兩考者例不赴京役於境內轉相參補皆宿弊也至公始立法以釐正之越三年癸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武

昌諸郡歲歉疏乞蠲逋賦以蘇窮民乙卯改撫河南值懷孟以北旱饑令所司發銀賑貸復竭誠雩禱致雨歲乃大熟丙辰轉户部右侍郎丁巳以內艱歸庚申終喪改吏部明年轉左銓綜平允士論浩然歸之癸亥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先是會守備中官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獨以爲可否公曰事之可否有理與法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嘿爲避禍計耶遇事輒昌言商確聞者無不敬服時值水旱相仍民饑而死者相繼公移文户部欲預支三月粮以平糶價所司疑未决公請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

萬石民賴以安甲子改戶部尚書於是　敬皇帝勵
精圖治公感激遭遇早夜勤瘁期於足國早朝畢嘗
被召直至榻前諭以鹽法廢弛邊餉空虛屬公稽考
舊制及諸沮壞之弊公疏陳六事極其剴切皆嘉納
之時監軍以征虜宿兵近塞日費不貲戚畹中貴往
往侵民田竊占鹽引黃冠又以左道禱禬蠹耗帑積
公悅欲抑之雖怨謗弗恤也蓋公自筮仕以來歷歷
中外幾四十年凡職所當爲爲之未嘗不盡其力晚
節末路以身殉國尤極忠懇不以利害得喪易其所
守凜乎有古大臣之風此後生小子所爲仰其餘光

咨嗟頓慕而自有不容已焉者也公將逝雷電交作天色晦冥聞者如市莫不悲號哽咽盖嘉靖丙戌二月二十三日也距其生正統辛酉九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有八配張德與公合先公三十年卒贈夫人子男三長即士聰中壬子鄉試以知州致仕次即士奇登壬戌進士今爲湖廣左叅政季士賢中乙卯鄉試授開封府同知以乞侍公養進階兩淮運司同知致仕孫男七廷彦以蔭補國子生授光禄寺典簿廷臣中壬午鄉試次廷瑞即所蔭署丞者也廷采國子生廷儀登丙戌進士今爲南京户部主事次廷謙廷

選俱壽舉子而業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郭瑆次適李旦次適副都御史張潤之子元憲一尚幼曾孫男五曰景休景維景愈景復景偓曾孫女三長聘御史南企之子有考次聘都司副斷事郭淞之子維屏一尚幼所著有質菴奏議質菴存稿歸田稿藏于家公風骨玉立凝重和粹有若天成加以奮厲充養學知原本動必志於遠大故平生所立卓然不苟卒以勳業振耀為時名卿其子若孫又能奉公之教而世其業公可謂死而不朽矣　銘曰士貴有立偉終為難志不少挫斯謂之完宋有名臣曰魏國儲社稷賴之如河

初終一節罔避險艱公豈其裔嚮往夙端以身
許國丹心桓桓起家青瑣乃歷屏翰迴翔臺省衎衎
鴻鶱國有桑雅公嫉其奸曰此巨蠹治亂所關首倡
百僚伏闕叩鐶危言劘切烈甚輿櫬剛大之氣可激
懦頑我道盡逝寧我失官如彼砥柱屹于狂瀾壁立
萬仞可望莫攀　聖明御極進公穹班褒忠嘉卹恩
綸屢須麟袍玉帶鶴髮朱顏聲光燁然洋溢區寰如
彼松柏挺于歲寒風饕雪虐不摧以殘抑有子孫如
玉如蘭趾美續聞世其衣冠公死不朽既順且安忠
定之謚在公無憾嬀然堂封過者聳觀

明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神道碑銘

公諱斌字廷用姓韓氏由遼東寧遠衛指揮使屢用薦爲將守遼其在遼陽最久有功最多　今上二年公老而卒且葬幾十年矣遼陽人思之頌公廟食其土　詔可之額曰褒功都司官歲以春秋謁祭其不朽之立蓋無待於金石矣公仲子知建昌府轍猶恨墓銘之刻太緩也因勳部夏君于中遣使來請予儒公以忠自樹而嘉建昌君之孝諾而銘之公少孤年十六襲職莅其衛事已若素練焉者嘗禦虜小團山能突陣殲其一酋以敗之　天順初陞遼東都司都指

揮僉事備禦寧遠虜復入小團戕將領官軍陷焉公馳赴手刃數賊圍遂解時義州嬰失事總兵官成山伯王琮被　敕責懲甚公請當先自劾琮以五伯人屬公拒賊遇之于八塔兒賊衆四千圍我闗其一面或幸焉公曰是將誤我不可忽也令營中聯馬死鬭而出且擒一人斬首十三級獲馬五百捷聞受綵叚白金之賞尋奉勅守備義州恊賛懐柔伯施聚築堡爲耕牧護坐寧遠誤事貶二秩廵撫都御史滕昭廵按御史常振刑部主事丘霽惜其才交章薦之禮送至京命署都指揮僉事充叅將征四川未行捷至留

京營督練尋充左恭將分守延綏西路時北虜毛里孩擁衆十餘萬入定邊營公率五千騎伺其歸擊之環縣擒二人斬首六十七級比收兵虜衆猝至圍之數重約 出將蹂躪焉諜以告公度衆寡不敵難久支出不可緩令我軍悉衣白以自別或謂東南圍薄可出也公曰若然虜將覺我而乘之矣乃向虜衆奮呼而出有所斬獲公戒勿顧比出循存七級焉已而虜復入花馬池有衆三萬公度其難以戰勝列車拒下出精兵三千陣車前賊知有備不敢近成化三年建州賊數擾邊御史李秉薦公武畧出衆深知兵

情勅改充游擊將軍馳驛還遼領右哨從出清河抵
其巢斬首二百餘級俘男婦一百七十餘口論功實
授都指揮僉事以遊擊分守遼陽諸地明年改京副
總兵分守開原兼提督遼陽鎮巡諸官以爲遼陽東
南境與建州接守將非專任弗可請復遼陽公與衆
籌以堡兵而後能守親歷緣邊相賊所出沒處創東
州馬跟單清河鹻場靉陽及鳳凰鎮東鎮夷草河湯
站等堡寨烽堠增戍卒自撫順迄于鴨綠南北幾千
里聲勢聯絡居民因得墾灌莽田之也利日廣而虜
深入之謀殺矣九年賊屢犯廣寧總兵官歐信會公

出義州直抵興中斬首六十二級論功陞署都指揮
同知廷臣會推天下武臣可大將者三而公居一焉
賊營入清河堡匿深谷中以數騎薄城挑戰將佐爭
欲擊之公曰此餌也勿貪已而伏果起公乃背而陣
番休更戰賊既遁復出醜河十岔口等處擣其巢斬
首百餘賊大舉寇靉陽而還也邀其歸路值淫雨連
日令士卒下馬徒行多怨者公曰馬疲則遇賊不可
用矣我豈欲勞人乎至將在峪部分將士舉號火縱
騎追奔馬有餘力遂斬六十三級公紀律嚴明下莫
敢犯頰中流矢能榷詞以安衆心部卒有被矢中目

者亦能堅立不移技𨦟還别倉猝遇敵必潰而後戰緩急合宜前後八九年屢與虜鬬未嘗敗衂爲同事忌功者所中坐罪復貶三秩知者寃之十五年撫寧侯朱永等受命征建州公及總兵官侯謙復爲右哨出鴉鶻關抵泊珠江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男婦兩百八十九口虜酋有宋管只八者據山險欲夜刼公營公令譯大呼曰韓馬法在此汝尚欲爲倫乎馬法者虜所謂大人也賊衆頓一見公公免冑示之皆驚羅哭拜馬前請降軍遂還公度暮至黑松林賊必有設伏精騎伏其地以待之而謙與約先歸與公處殿

[illegible][illegible]驍騎突出公急令立營一鏖而定賊不能攖其
料敵應變類如此撫寧即單前來　欽給勘合陞公
指揮使捷奏　上以公當一面後陞都指揮僉事明
年北虜侵開原而建賊復擾遼陽時公遣諜淹繫
上素知公薄其罪釋而用之俾職任皆仍其舊且命
亟行北虜聞公至即遁去十七年公乃詣撫順關招
建賊卜花禿等以恩威諭之皆叩頭誓無再犯公知
虜情多詐嚴兵靉陽等堡以備之嘗以擒斬功受賞
二十三年追勦殺頗虜寇至半邊山獲所掠人畜而
還　上念公久勞特賜勑獎并敕大理寺丞李介撫

政使曰景暘先後名爲公可主將廷論多歸之者而
公浩然將老矣弘治二年公確辭至再遂老焉於時
年甫六十日置酒會親賓以爲樂時政物評未嘗口
掛後十有一年得年七十有二而卒蓋弘治十三年
七月二十二日也即以其年九月二十于日葬遼陽
城東高峯山之陽公之先爲山後興州人祖原福洪
武末占籍密雲考春從
文皇帝征討歷陞東勝衛指揮使調守遼東遷治事
遠衛事以公貴皆贈鎮國將軍祖妣妣贈皆夫人配
楊氏封如之楊氏有男四人長輔襲定遼中衛指揮

陞署都督僉事佩印充總兵官鎮守遼東參中府僉書掌事次軏次轍即建昌君以庶能聞次軒女一人嫁前屯衛指揮同知鄧俊側室王氏有男四人軾習兵業輪太學生輅庠生孫男六人長重由武舉歷陞署都督僉事今佩印總兵官鎮守遼東參珍璧玫璫瑩曾孫男三人承恩承慶承訓公生長邊陲身長七尺有咫膂力過人精技射多智畧善以寡擊衆然不恃已長每戰必勝參謀而采用之與士卒同甘苦嘗晝夜追賊道卧以俟禁勿驚犬士軍未食不飯先稚童儒生過假必延款詢說兆徽常恨衡不進訊

[illegible]其母至孝家庭之訓一以忠義爲主故武功之立
[illegible]爲東陽世將而保障之澤畢於求求至尸祝而俎
豆之非其志業有大過人者爲克臻茲茲其可銘也
已　銘曰維將在邊實庭所侍厥倚維何曰惟忠義
武弁如麻匪無勇智孰類韓公桓桓厥志結髮行陣
東陽西鄙謀定乃戰不專力恃銳鋒所向萬衆披靡
獻馘與囚　皇心載喜屢用多績以先府士則爲交
騰英聲大起遭讒而跌卒莫我棄逵陽之防開拓千
里中居者押外覘則悖損我亡矢盂我屯利無窮之
功粤自公始公弗廟食我能但已牲斯帛斯公戴祖

補提將之符刻公有子抑又有孫是述是繼文武憲孝美能世濟有芳有碑在墓之隧我顯誌之爰示無止

墓表類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君舜和墓表

嗚呼此吾友舜和之墓舜和才氣英鋭欲以博雅追逐古人而又憤世嫉邪過於剛直蓋所謂鈎書甚嗜炙見惡逾於湯者其病也予屢往候之見其陳書滿前猶爲以酬應不輟問及時事必愀然不樂而於其身之安否[illegible]妻之定數無所繫累竟覺其形神瘁悴

心竊憂之然又意天之生才殆非偶然况舜和之才卓犖奇偉尤不易得造物者必有以栽培而成就之不但已也今則已矣嗚呼孰謂才如舜和而止於此耶舜和之子永年將扶柩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山之原少師西涯李公既畀之銘以掩諸幽矣而又即予圖所以顯刻諸墓者予素知舜和不忍以無能爲後辭舜和諱微姓徐氏吉安吉水人高祖子暄曾祖彝倫祖少安世有隱德至舜和貴乃封其考聞齋爲翰林編脩母曾氏爲孺人舜和生數歲能日記數千言姻家劉靜學多藏書舜和遊其門讀易之暇

旁及百家才思溢發成化丙午中江西鄉試第二人再試禮部不利入太學益務爲精深浩博名隱然動京邑弘治癸丑中禮部試入奉大對故相丘文莊公得其文奇之歎賞不置遂賜進士及第第二人入翰林爲編脩磨礲浸灌未嘗少懈六經十九史下及諸大家文集其切要處舉和輒能成誦至於國朝典故時政利病與夫天下之山川險易物産豐約風俗澆淳以及人情事勢常變真僞一一諳練每論及口如懸河爲詩文水湧山出若不經意識者謂其宗尚歐[illegible]氣昌詞健自不可及嘗同考禮部試事者再己未

[illegible]今諭德倫君伯嘯乙丑得今綸脩董君文玉皆貢
首選他所識拔尤多名士與脩通鑑纂要宋元二代
之事出舜和刪潤者十五六　上初即位命充正使
頒正朔于朝鮮服視一品及境譯告國王不郊候近
詔不道照舜和援古禮稽今制反復辨折必如儀乃
止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剖折不遺却其餽獻歸橐
無朝鮮一紙其人皆感媿屈服與脩　孝廟實錄去
取必當是非不謬充經筵講官舉止詳雅詞色溫和
歲丁卯值纂要成故事纂脩官例得進秩於是遷擢
尋敢愍翰林不已屈搦其中字畫小小譌舛者以為

邪陰險小人又從而從諛之乃皆奪俸兩月舜和與馬明年閻齋棄養舜和奔喪歸未幾實錄成瑾怒未解史官當進秩者悉不與又謬謂文士不諳世故擿其所深惡者十餘人改部屬擴充政務舜和雖家食猶不免由侍讀遷南京禮部員外郎蓋舜和初奉命教內館嘗與瑾邂逅至是瑾欲牢籠才俊冀舜和一謁通而舜和屹不為動瑾以是銜之故也庚午服除赴闕未至改南京兵部會瑾誅言官請復舊制舜和始再入翰林為侍讀今年二月命清理武官貼黃特已而逆瑾力[illegible]入閣西治事既而內閣以翰林春坊

今[illegible]員請以資望之當遷者補之舜和次當爲侍講

學士暇至歎曰命也明日竟卒永年以其情請于朝

吏部謂擬陞已有俞旨且疏其次所當得命如初[illegible]

亦異數也舜和生成化戊子正月九日其卒以正德

辛未五月十一日年僅四十有四配趙氏封孺人側

室顧氏子男三永年其長慧而知學次有年喬年女

二長適知府周伯承之子佩舜和事親孝登第後欲

歸覲格於例乃請告以行與其兄順美友而恭性慈

仁雖喘蝡之物不忍輕殺之至所交際乃骯髒不能

必降稠人廣坐中言議英發畧無諱避非其人則一

語不交逆瑾之橫縉紳慮禍及朝夕惴惴獨西涯公負天下重望嘗受　先朝顧命遇事猶力爭之君子恃此而無恐舜和公門下士也出入受教蹤跡不能不親忌公者乃并及舜和數輩沮之百計而舜和處之泰然所守益確嗚呼使舜和不死假以數年名位勳業必不在人下而天遽奪之齎志以殁豈非命耶雖然命賦于天即聖哲有不能必君子惟盡其在我求無媿而已矣知舜和之所立可以無媿則於其所難必者又奚恨焉予是以表而出之後之欲知舜和者其尚有徵於此乎

明故江西左布政使祁公墓表

公以弘治丁巳十一月六日卒于位享年六十有四卒之又明年己未正月十有六日葬于東莞牛眠石金釵嶺之原蓋十有三年于茲矣其子户部郎中敏以公墓上之石未有所述也自状公行即予圖之公有惠政在吾鄉予奚容以辭讓爲事公諱順字致和姓祁氏別號巽川其先有仕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自南雄徙東莞曾大父以泰大父振宗考秉剛贈奉直大夫户部員外郎妣盧氏封太宜人公生十有七年以春秋領廣東庚午鄉薦天順庚辰始登進士第拜

兵部主事鎮山海關代歸改戶部督餉臨清累陞本部郎中尋陞江西左叅政坐累左遷石阡府知府以太宜人憂去服闋陞山西右叅政歷福建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以終大廷之對傳者謂公宜舉首以其姓與名皆近 英廟御諱於臚傳非便也乃抑署第二甲第二人成化己丑嘗同考禮部試藻鑑精甚乙未以建儲奉詔諭朝鮮賜一品服前此往者從關人數百陰有所挾以規厚利公不許止土兵三十人從其王迎詔不拜謂故事則然公以禮諭之乃拜館其國恪守使規諸所餽遺悉拒弗顧及遣陪臣入謝

并刻其所為詩文以獻焉由是聲稱益重朝肯石阡開郡來無貢舉觀為請授居六載彬彬多秀異之士又為開屯田除虎患民賴以安撫按之使交章論薦三原王端毅公在吏部亦疏引之然公雅尚恬退雖中遭挫抑而志操益勵宮保丘文莊公與公同鄉少師晦菴劉公公同年友也知公才可大用而屈於下位當是時皆欲薦公才公未嘗念動辭以書甚力歷官四十年家業視初仕無所增在江西積紙價至三千金病且革或謂公之子孟因脩墓誌書取而用之毋徒為來者所得語聞公戒其妻子曰吾生平愛

名欲無少玷吾即死汝輩若惑於人言而用此金吾
目必不瞑矣寧歸而餓死可也將易簀猶諄諄及此
蓋公以清約自守雖隱微之間死生之際亦不少變
是可以為難矣配鍾氏贈宜人繼室廖氏子男五人
長即敏次玫次政次教次敦孜救皆鄉貢進士女若
干人其婿某某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最孝友
弟顧領鄉薦早世撫其二女視己女有加焉族蕃以
大宗先故無祠捐貲創建又買田以供伏臘祭之日
少長畢會恩誼藹然性好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
書不觀所著有巽川叢使求叢倡和録寶安雜詠等

錄藏于家嗚呼人之能名有所偏故長於著述者詘之以煩劇常病於迂善於剸裁者詘之以藻繢常病於陋即使二者兼長而操存踐履或有所虧則亦浮華鄙職之流耳若公者博雅疏通名譽藹蔚廉介之節凜乎不渝豈不賢於人哉位雖未滿其德才雖未書入林然即其所已立者而觀之固足以垂諸不朽而無媿況今翰君克承厥志學與行皆世其家公之所已施而未食其報者當於此乎酬之公宜無遺憾矣

封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吳公墓

表

封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公之卒且再朞矣而其子克溫始克葬公于邑南篠嶺之原與其先宜人合盖體魄所托屢卜而後定非敢緩也前葬數月克溫遣人持憲副邵君用之所爲狀自其家數千里走京師屬宏爲文以表公墓宏與克溫舉進士爲同年在講筵史局爲同官而弱女又適公之孫驥於紀次公德誼不可辭顧其言無足爲公重者謂當屬之名筆庶於公無歉焉克溫斷斷不可復遣人來督且曰某自廢棄以來杜門斂跡於當塗久故不敢一致書問

憮吾親之教之負為深懼子所知也而今以是強之
人其不謂我為干進乎次甚愧乎其言蓋方逆瑾之
擯也克溫以骯辭遭謫而歸人意公未能無鬱鬱者
而下知公嘗貽書克溫戒毋速進見其歸更以為榮
公卒未幾而瑾果敗朝廷起克溫復其官且大用之
而公乃不及見宏於是服公之識而悲之則於克溫
之舊又安忍終以辭讓為事邪公吳姓諱經字大常
世為宜興鉅族曾祖德明妣周氏祖以中贈戶部員
外郎妣湯氏贈宜人父玉戶部員外郎母徐氏封宜
人公少時隨侍京師從莆田顧孟喬氏受尚書之學

同學之士無慮數十百人精敏博雅無能出公右者太師徐文靖公時在翰林爲編脩深器重公因以女弟妻之及歸游邑庠名益起然屢屈則以其業授之克温不數年遂成進士入翰林而公亦且充貢矣公曰吾之志吾兒成之吾可以終養吾母矣雖然不可不一面吾君也弘治初齋貢丞北上試即拂衣而歸時徐宜人年踰八十而公亦逾六十母子懽適既壽且榮鄉邦慕之府部公爲吏以清白聞其殁時所遺田僅百畝兄弟復㕘分之公勤生節費卒致饒裕而自奉甚薄盤蔬盂飯不欲與衆異居自號爲味

萊子孫未冠及冠而學業未成不許帛衣食肉有服涉華美者輒手裂之然志於利濟人以急貸未嘗吝前後負公者不可勝數而公終不以是易其心也爲人淳樸坦夷晩年與邑之卿大夫高年里居者月爲眞率會會者凡十餘人皆心醉公德曰是眞率者矣生平寡嗜好屏聲伎不多飲酒日惟手一編以自娛夜必呼燈課諸子誦說經史有疑義輒爲剖析尤善論事每取古人所已行者斷之其後成敗無不如其言者蓋其才識犖犖宜爲世用乃以數奇不遂歛而施之於一家君子有遺憾焉然有子如克溫學術器

業卓然自振凡公之所欲爲者克温能繼承而光大之公宜含笑而往矣公之生爲宣德乙卯五月十二日其卒爲正德己巳閏九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徐宜人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諡某之女即文靖公女弟也繼室許宜人太子贊善許公勝之孫皆先卒子男三長儼即克温今以翰林院侍讀學士起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徐出次儉許出次儔太學生側室潘氏出女一許適沈救孫男三長即驥邑庠生次駰次騄女五人長適任坊次適徐文炯皆太學生餘尚幼其葬之年月日爲卒之

年辛未十二月二十六日云

明故坦菴嚴公墓表

嵩山沉翔圩之原有二墓合焉蓋坦菴嚴公與其配華孺人之所葬也公卒于成化丙午九月二十四日葬以其年十二月八日孺人卒于正德戊辰九月八日葬以卒之五年癸酉三月十有五日幽潜之德闕而未耀嗣子節推君用剛嘗悼念之若有待焉者自述事行稽顙以授于宏欲一言表諸其隧且曰孤不肖效用于時幸有斗升之禄皆二親之教今養既不逮無以爲吾親報矣惟是不朽之圖可復緩乎予受

誦讀之其事備而核其文工而不佾以之顯刻固足以傳而無俟於予言矣而君之請甚懇豈以予嘗備史氏銘述懿行固其職耶足則予之所不得辭也公諱宗啓字以誠别號坦菴世居蘇之崑山洪武中以高貲徙實京師後得歸籍于長洲居甫里其父諱能母施氏也公幼則好文涉獵史傳既冠而羸度難以儒進也乃事廢著取其羸以資奉養遂致饒裕事父母極其孝謹言不敢譁即暑見未嘗袒露常率諸子戲膝前以悅其心父母既殁婦弱欲求分異公以先世之故語之至于涕泣因而不開祖考以來嘗慕皆

明張公藝之風而書其事於堂楣乎且先世凡業所
多偕終身聚食吾與汝僅兩人乃欲析而二耶弟繼
不聽而公愛之如衰弟無嗣聽其以所析歸之贅壻
俾世掌之不貪取其主撮母黨死於疫其僅存者一
姑年八十一子未離襁抱公収而養之老而葬壯而
婚以爲已任與人交一主誠信狡詐不屑與遊性好
施假借不能償輒已之歲久散券盈篋率投之火病
革將終惟以不及葬父爲恨其孝義天性也孺人之
族與公同邑少端敏精女事父子榮母金鍾愛之擇
對得公既歸爲嚴氏冢婦孝敬儉勤之德雅與公合

其性亦好施而又欲受之者不至於糜費也其心乃
惬隣媪有姑之喪貧無以祀每值亡授之斗粟婿貧
月給以食食盡則復給之不過于焉節推君兄弟既
長拳拳以友愛教之曰而翁之待汝叔道盖是也彼
此或少有言懟于孺人孺人必曰柔寧有是傳之者
誤耳及見所懟者又必以所聞委曲開諭使知自省
其教諸婦亦然以其故子舍輯睦稱于里閈中歳家
頗落節推君遊學無以爲資孺人至脫簪珥以佐之
見其學有成試于邑時先多士則喜動而言且以爲
甚賀曰吾家雖落有此兒殖可待矣坦菴之棄養也

孺人慟哭幾絕且謂節推君兄弟喪貴戚耳毋虛縻毋徇俗節推君乃節縮百費克襄大事復奉其大父之喪與公同窆以成公志自是日𠋫諸孤欲銳志以光門户公雖早世而男有立女有歸家有餘慶宛如公存親黨賢之皆歎羨孺人能代公以有終而無媿也公壽僅五十孺人之壽多公二十二年子男五長鏜即節推君也次鉞次鎡與鏜皆仕于興府鎡良醫鏜典膳也次録縣學生女一適張節孫男七人重客整俱太學生嗀爲楚府引禮恪肅恭皆知學女十七人曾孫男七人予頃與節推君遊見其襟宇之平夷

稷檢志脩飭酬應之詳密文學之優長多非流輩所
及而其佐理公勤聽斷明決又深得上下之心私竊
以爲非世積之厚家訓之嚴其賢未必至此乃今得
公與孺人懿行之詳然後知天下之士未有無所自
而有成者也公老于布韋無以自見休聞弗章節推
君有遺恨焉然古之所謂不朽者先於立德而功與
言次之故曰能脩於身雖不施於事不見於言可也
公之好友篤于家仁孚于鄉可謂脩諸身而無忝
矣其文章勲業蘊而未發者又於其後嗣發之然則
天之與善必久而後定世之爲善者乃欲數數然徼

身外之紛華而急目前之速效可乎史於逸民烈女法所不遺乎故於公與孺人之行縷縷書之蓋將以爲世勸也豈特以慰節推君之哀思而已哉

故中憲大夫瑞州府知府贈江西布政使司

左叅政鄭公墓表

公以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家明年公子鄉貢士濤璪沭將奉公祔于邑之東阜門先塋乃弧公知瑞時討寇之功以讃贈大司馬叚功載叅賞格謂有遺報焉

天子追贈公爲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於是公從子

編脩灝備述公行來徵予表其墓上之右予素知公不忍辭按狀公諱璠字廷瑞別號阿陵姓鄺氏其先世為廣東高要人公大父諱福始徙任丘父諱觀政丞海鹽母尹封大宜人孕公時海鹽夢異人以犢角馬蹄置身牛尾書其門覺而公生自幼以穎異聞弱冠學於莆陽陳秉善淹貫群籍弘治壬子以書魁順天鄉試明年登進士出知吳縣下車即有能名中使道吳知公不可犯劉給外一無所索或冒貴戚來謁勢張甚發其奸并餘黨擬配朱氏子以敗滌富誅殺弟毋曲庇之官數易非得其情御史以屬公夜夢所

敍來愬語剌剌含糊莫辨似謂與姚氏與兄子害之
公曰是必斷其舌矣明日使人抉其口驗之果然獄
遂成御史神之邑五萬户其貪富公輙知之及定役
繇之里甲不數日而發亡以不均愬者闐門富室沉
甲規避重差詐爲懸鶉狀伺闔庭下公曰昔爾欲撒
我若搆營紈綺而嬉於市謂我不能記乎遂懲擇刺
古土户盡公嘗一見之遂不忘其聰明識事類如此
在吳八年奏蠲洞庭荒山之税若干三百頃取孫兩廊
之漊毁晉安婦潭之壅皆便於民闢學宮建社學公
爽壇壝祠宇其鉅麗者加于故以惜權貴侵奪觀剏

府同知吳士民數千伐石祀其遺愛至徵拜太司
馬彭公方典郡一見莫逆疑牒輙移决焉武弁之獄
特貲多數年不决及公至乃求郡俗送葬輿馬威辦
自喪家貧者病焉寧緩葬至有三喪弗克舉者公以
禮刻期諭戒踰月葬者萬計甲戌進表入京故事率
挾當輪之稅利其羨為道里費殆數百金公卻之道
聞海鹽憂歸終喪改金華俗囂訟公嘗署篆郡庭則
然中人家以厚嫁破產故女多不育公嚴諭之屬縣
蘭溪民居櫛比素非戒于火及拆其衢輒五閉潴水
一甃自是不復延燒民與公因命曰鄭公衖再徙汀州

以太宜人憂歸終喪改河南初河南有督驛傳馬價
于吳者隣盜竊其百金易以傳積封如故誤其所主
且逾歲公驗諸隣竊有取磚隙與所易合盜遂服
郵于河南故河南聞公翕然仰之嘗署冢事辨治如
金華辛未攝守瑞時盜魁陳福一等寨華林擁衆來
犯公親擐甲胄登譙樓禦之毒矢雨下殪三十餘人
賊縱火且逼樓公禱天風反賊乃退追數十里多所
擒獲總制都御史陳金奇之上其功嗣是築城浚隍
爲固守計又于治東之阜建明遠樓樓建演武亭以
時訓練嚴賞罰遂多勁卒壬申六月率衆薄華林分

令僚屬營于渚嶺于遶城于南北嶺檄鄉人隨城地分戍適獲賊諜斬以徇仍焚近山之聚賊大懼乃分寨瑪瑙山仙文嶺公復攻圍之擒斬無算福一等窮蹙率妻孥降公即遣降者攻其餘孽而陳于其後鼓行而前連大捷盡大小百餘戰公危死至再僕勤竟死之時饒之姚源盜方熾提督都御史俞諫又撤公往勦公提兵夜入三十里賊諜知之曰瑞兵至矣相戒勿動旦日悉衆來犯公揮兵奮擊斬首數百參將桂勇與公連營亦服公之神速俘還瑞盜復百人[illegible]與所擒殺衆公殲之御史以聞

武宗降溫旨褒勤府面錦江春夏漲輒没兩厓廬舍公廉得其故以市河為豪強所侵悉力浚之潦患遂絶學宮燬于賊完舊新創鍾秀進賢昭文三樓拓倉址建官廨庠舍又建筠陽書院延經師以課諸生敝獄舍數十楹因免瘐死置黠吏及奸民于理珥筆之風少衰乙亥考績北上亡賴子汪鳳等乘間縱横公旋悉磔于市逆濠以親藩怙寵朘削郡縣屬邑新昌劉氏以富聞濠利其財遣校尉持偽券責償公家令抗而毆之一無所得乃譟而之公愬焉公曰彼敢抗親藩何有於郡吏耶恭固猜民者華林幸輯而散激

徼倖變乎濠聞恚甚欲致公以洩其怒公峻絕不為所動又喻象賢者以非罪忤濠捕急連及姻友破數十家公庇之獲免濠智竭不得逞乃嗾當道罷公公曰吾活瑞百萬生靈功成身退抑復何愧當此視此輩敗矣瑞民聞公去徬徨若失父母乃建祠肖像事之里居數年猶問遺不絕公平生好文所至精于吏事而每以儒緣飾彬彬可觀晚歸亦唯以觴詠自適建阿陵書院曰[illegible]林然乎發所就未可量蓋猶有未食之報云[illegible]去終其身與兄弟極愛不仕宦幾三十年未嘗[illegible]自封殖與人交洞見肺腑

而言議爽邁風格出塵爲政主於愛民終於靡懈義所不可其與時作不阿徇爲自全計故雖爲逆黨所中而君子則深惜之春秋僅六十有四配宜人徐有令德繼曹子男三濤澡汴也女三適張芝韓永禎張纘孫男四人渠樂榮臯女二嗚呼學貴有用仕貴有澤加于人也而惟郡縣親民施澤爲易顧世之志於速化者視令爲徒勞孰能俯首抑心勉脩職業以待其所學而利其人哉公初理大縣更歷名郡明足以燭姦才足以應變本之以誠持之以慎用之以勤推其所試歟有成績盖無負於所學無愧於古循吏者

羣衆直以力抗逆濠遏其虐焰卒不能流毒於瑞之人斯其所尤難者使向之吏於吾土者皆公而人讓不足以析奸萌而弭禍變耶予用是賢公而表之

明故贈承德郎刑部河南清吏司署郎中事

主事質菴唐公墓表

質菴唐公以正德壬申六月廿十四日考終正寢而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廟涇之原先越廿年丁丑乃以子銘貴蒙恩贈刑部郎中於時銘用爲擢憲副與江西學政而予方謝事里居持事狀來請予表曰先公之不朽將以托焉予雅厚憲副弗敢

髯公諱璨字廷璧其先爲靈石人高祖諱英國初來監上海烏泥涇稅因家上海曾祖諱文祥祖諱以忠考封衢州府知府諱昭妣恭人張氏公生而警敏恭人之卒甫三歲能如禮擗踊見者異之稍長究心經史通毛氏詩談歷代君臣賢否世道理亂如河懸珠貫視榮宦可指取無難會仲兄拙菴登甲科釋于官守公念衢州之養不可缺也乃棄捐舉業旦夕娛侍親側弗忍遠去四方珍味惟其親所嗜必極力致之事繼母沈恭人如其所生衢州病革公日侍湯藥夜不就枕者數旬蟣蝨至叢生衣帶間不暇顧也衢州

且屬纊曰吾兒之孝至矣天必昌汝後以爲汝報公
孺慕柴瘠終三年其戚如初事二兄友于甚篤拙菴
由諫苑至都臺歷官三十餘稔一不以家務累心寔
賴公經紀之其後致政家居公日與觴詠爲樂怡怡
然可以忘老衢州之卒二厥弟並幼公撫教周至卒
皆有成人謂如公之厚於昆弟世亦不多見也其處
宗姻卒從厚與人交然諾必信在儕衆中方嚴簡重
不爲苟狥不肯同俗作軟媚語有過必加呵責即其
人面頸發赤不少容族有凌孤弱而利其貲者公責
以大義其人懼而寢里有爭必赴公愬焉出一言爲

剖此狂悶不悅服性好施予以急告者必隨事周之
佐死喪慨并之措成化間以歲歉勸分賜爵公曰吾
拘於分而泮弗得施此不足以行吾志乎捐貲助賑
例援金山衛指揮使秩三品服金紫武弁爲寧階而
公恒自韜戢弗以爲榮諸子學即躬自督之期以文
顯弘治丙辰憲副登進士出尹東白公曰令在受民
非公廉無以廣吾愛也汝其勉之憲副如公教乃以
稱職召入爲兵科給事中時賊瑾專政欲籍制言官
公曰寧忤權倖不可得罪名教憲副如公教竟以持
正外斥其後瑾誅而憲副起爲南京工部主事恩詔

下公可貺封以棄養不能逮矣公生宣德己酉正月十七日享年八十有四配徐氏莊順端靜克修内政先公三十七年卒繼趙氏與儷德子男五長銳工部司務次銑次鑑邑庠生次鐏國子生次即憲副女五其壻爲李傑周暹顔源清盛珊陳熊孫男十五數徽徹文國子生徽庠生昊㮣國子生稷致敔敏交燮讕祇女八其壻則陸軒顔棣周盛時談寳之戴恩泰文傚王應辰劉人奇曾孫六繼思繼祖繼科繼憲繼芳繼相女二嗚呼世之評騭人品者類以名位崇卑决之幽谷之蘭雖秀而弗採在璞之玉雖美而弗售此

隱居求志之士所以聲沉迹泯而往往無聞於世也不知務實者𢇛於近名充乎內者固無待乎其外區區名位烏可以為人之輕重耶如公者辱在泥塗老于常布蓄負才美欝不得施固無所表見于世然孝友之德追配古人月旦之評重于鄉國在史氏自當以逸民獨行處之然則予之表公之墓豈容已耶豈容已耶

明故肇昌府知府贈光祿寺卿曹公墓表

嗚呼是為贈光祿寺卿秀山曹公之墓公資禀剛毅志行高潔所謂能自樹立不與世浮沉者也當

武宗之世錢寧以嬖孽上冒國姓權傾一時士大夫畏之如虎無敢正言不諱以發其奸者正德壬申今中丞王巙周公宛之爲御史心嫉寧上疏歷數寧罪狀論爲嶺外驛官無耻者猶以好名詆之雖得罪公議不顧也而公獨直前論救謂嬖倖當遠忠直當容竟以朋比爲罪由主事左遷河南府通判寧以爲謫近命下未一日又改調雲南尋甸公怡然就道未嘗沮喪尋量移黃州未幾陞廣信府同知歲丁丑乃擢韋爲府知府將之任道病還卒于家及寧敗今
上紹統詔前此守正罹害之當褒卹者所司具以名

於是巡按御史王君仲脩列公見斥之故
上惻之加贈公官遣廬州府長史諭祭其墓公之所
負雖不獲大用於時然直節正氣不物以屬者固可
垂之百世而無已也公卒丁丑九月五日葬以戊寅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是已十年矣而墓上之石尚未
有爲之表者冢嗣秉奉其門邑張經歷善所爲狀來
謁予文初公之來倅吾信也予方以忤寧退處于家
公一見莫逆毎過吾廬必竟日而後別其英風義槩
蓋有著乎心目而不能忘者於茲表其忍辭邪公諱
琥字瑞卿別號秀山姓曹氏世爲巢人其先祖諱貴

從
高皇帝起兵以功累官至指揮僉事曾祖諱儀祖諱
享知安邑有惠政考諱廣爲虞城學諭以善教稱妣
高氏生子二人其長爲南安教諭璟次琥即公也公
與南安兒時皆穎敏異常少長通經學古文譽日起
弘治辛酉與南安同舉于鄉乙丑登進士第觀政户
部奉 命至遼左犒軍歸授南京刑部主事丁虞城
及繼母汪氏之憂終喪改户部主事旣外調所在皆
以廉勤著聞其在吾信尤拳拳民務是卹便不便當
行罷者可專專之不可則懇于當路期必有濟時逆

濠及鎮守中官假進獻郡中茶葛諸物符檄旁午濠倚寧庶燄勳天人尤莫敢輕忤也公言此非額課抗不與以狀申臺使且將疏諸　朝期必寢乃已濠及中官聞之皆自沮是歲郡乃晏然天旱又率吏民竭誠雩禱大雨如注郡人歌之署事未及一年惠之及民者無算守缺民幸公補之會公入覲有聳昌之命民聞之莫不悵然曰何爲奪我公而他畀邪使天假公年才得盡用則其澤且咸于天下矣胡爲奪之之速邪公生於成化戊戌某年某月某日年僅四十配張氏生子四人長即采次本俱邑學弟子員次泉次

承出後南安皆明敏可繼公志孫男一人尚幼公性
孝友養繼母如其所生善事南安南安卒柩自閩還
公叩關迎候緣道號哭聞者莫不酸楚其學以砥礪
名節崇尚忠義爲本平生甘淡薄務勤苦登第時有
司例外饋贐一無所受歷官中外逾十載無一隴之
植一瓦之覆以遺諸孤其卒也賴郡守向公文璽高
公之節爲之經紀喪事乃克葬云嗚呼俗之偷也久
矣士大夫貪慕榮利以失德爲患惟勢所在爭趨之
盜寵媚穴竇曾是不恥而反以爲工巧焉公於波流
風靡之中乃能黨正擊邪甘蹈禍穽豈不誠難乎哉

況推之而愈勵眞心雅操一初終而無變邪大一世
甚短萬世難諶長彼偷合苟容者髙郗濃纓非不足以
取快目前然自公視之不啻如穢蟣氈蟻何足爲重
況盖棺論定公議終不可掩得如公之死而不朽乎
墓木既拱宿草萋萋予恨不能爲公致隻鷄之酹勤
予辭以堅珉其尚有以慰公於冥漠也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九終